

· 明伦学术书系 ·

晚清狭邪小说新论

侯运华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狭邪小说新论/侯运华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11

ISBN 7-81091-387-5

I. 晚… II. 侯…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2977 号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默 茗
责任印制 王 慧
封面设计 张 胜
版式设计 谢景和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行管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E-mail:bangong@hupress.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8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81091-387-5/I·247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侯运华 1965年生于河南上蔡。198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3年获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2003年获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近现代文学研究。主编、参编有《神州大地之子》、《精神中原》等五部著作，发表《江南士风与狭邪小说》、《论沈从文的文化选择》等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多被人大复印资料和《中华读书报》转载或摘录。

序

关爱和

清末民初,科举之途雍塞,1905年更废科举,万千经业士子何去何从?尤其是江浙一带,逸出“正途”者甚多,他们将怎样消磨时光?如何设计自我人生?显然是每一个家有资产、胸有才华却神无归宿者面临的困境。上海开埠后的繁荣恰为其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士人们蜂涌而至,则“海上繁华梦”兴,狭邪小说繁荣。“半生诗酒棋琴客,一个风花雪月身”^①成为其自我定位,“风流才子,诗酒名家”^②成为其追逐的雅许。孰因?孰果?狭邪小说的得失如何评说?这是研究晚清狭邪小说绕不过的问题。

晚清狭邪小说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其行为主体多是科场失败者或官场受挫者,有雄才大略却无施展机会,被挤到妓院梨园去休闲。这并非全是科举制度的错,而是社会机制出了问题;名士们不屑涉足官场和疏离功名之路暗示着晚清政府已走到末路。晚清狭邪小说中名妓们从向往从良到拒绝从良,名士们从以诗文相标榜到感觉“文章误我不封侯”^③,是对“文章”这一载体的否定,更是对封建文化的否定与绝望。正如闻一多《死水》中所喻示的那样,待社会腐败到极点时,绝望之中会萌生新的希望。而此派小说对欲望的肯定更可视作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王德威先生对此问题有精彩的论述:“其中男女主角以赴死之心‘言’情‘说’爱,而少及

① 俞达:《青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

② 张春帆:《九尾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③ 陈森:《品花宝鉴》(下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60页。

于其他,俨然以文学想象的爱欲,凌驾生理原欲的爱欲。至于小说为男主角营造的落魄畸零的形象,必曾影响下一代郁达夫等人的颓废美学。”^①

研究晚清狭邪小说流派,对于刚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转来的作者来说,还是有不少的困难的:一是文本的搜集与细读,这是耗时费神却不能取巧的基础工作;二是背景的相对隔阂,需要阅读大量史料,以便正确理解文本内涵;三是研究方法选择,研究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决定着科研工作的成败。可喜的是经过近五年的撰写与修改,作者克服了这些困难,取得了成功。

关于晚清狭邪小说,近年来已有不少宏观与微观的研究,但全面系统地研究此流派的专著尚未出现。本书涵盖了晚清狭邪小说的主要文本,论述对象时能将理论阐释与文本细读相结合,所用史料充分、准确,立论能于稳妥中出新意,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作者将此书命名为《晚清狭邪小说新论》,我认为其“新”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研究方法的拓展。本书在对文本进行细致研读的基础上,成功运用了文化人类学、原型批评、叙事学、阐释学以及女性主义批评等理论,拓宽了研究思路,使其对狭邪小说的研究有了新的收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二、学术观点的新颖。新方法的引入使作者能够有新的发现,如本书剖析文本表现的名士生活,于肯定批判社会、凸现情爱的同时,重点论述其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氛围中的“休闲”特征,是切合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中名士生活的实质的。论文对狭邪小说进行的原型剖析和叙事学阐释,既凸现此派小说的文化内蕴,也概括出了其叙事特征的过渡性色彩。

^①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被压抑的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第13页。

三、学术视野的开阔。本书一改将晚清狭邪小说的研究仅置于晚清来考察的思维惯性,将其设定于中国文化史与中国小说史的双重背景下,通过探讨其文化渊源与本体渊源,梳理其对民初狭邪小说的影响,进而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无论对此流派发展轨迹的描述,对名士、名妓特征的论述,还是对民初狭邪小说的研究,作者均依托此背景,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论文清晰地展现出中国狭邪小说的发展脉络,表现出作者较开阔的学术视野。

当然,书稿也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地方。如对现代意蕴的概括,尚欠成熟;对西方文艺研究方法的借鉴,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诚如作者所言,此书只是他“研究晚清狭邪小说的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着作者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有新的突破!

2005年5月26日于河南大学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默 茗
责任印制 王 慧
封面设计 张 胜
版式设计 谢景和

引 言

若从 1848 年《风月梦》刊行算起,晚清狭邪小说的存在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由于表现对象的特殊、文化氛围的变迁,其间对它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既有精妙的阐释,也有偏激的判断。

最早对其进行评论的是为狭邪小说作“叙”、“序”或“题词”者。由于评论者多为知交和未受到定论的干扰,因此所论虽简洁,却大多契合文本内蕴。这些评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强调文本的警戒作用和启蒙价值。邹弢《青楼梦叙》称此书“为渡迷之宝筏,实觉世之良箴”。这与《风月梦》自序中强调“警愚醒世”、“留戒余后人勿蹈覆辙”是一致的。所谓“觉世”、“醒世”即“醒世俗之庸愚,开社会之智识”^①。此外还有以新知识启蒙愚昧未觉者之意,王韬《海上尘天影叙》认为是书“颇有经世实学寓乎其中,若以之问世,殊足善风俗而导颛蒙”,即肯定文本的启蒙价值。第二,肯定文本泄愤与揭露的主旨。论者关注名士处境,所谓“美人沦落,名士飘零,振古如斯,同声一哭”^②,即是“遭时不偶者”情状的典型概括。因此,幻中了幻居士认为《品花宝鉴》“借纸上之形声,供目前之啸傲”。金湖花隐认为读《青楼梦》者,“其以作《感士不遇》也可,倘谓为导人狭邪之书则误矣”。他们注意到狭邪小说的主人公漂泊到欢场时已近中年,陷入人生危机之中:“踽踽中年,苍茫歧路,几于

① 灵岩山樵:《〈九尾狐〉序》。

② 金湖花隐:《〈青楼梦〉序》。

天地之大，无所容身，山川之深，无所逃罪。”^①同时，也注意到狭邪小说“骂尽人间谗谄辈”^②的特点，点明了其揭露官场和社会弊端的一面。

近代以来对狭邪小说的总体评价不高，且因论者所取视角不同而结论各异。概括起来不外三种视角：第一，以文本契合现实的真实度为标准，将其发展分为“溢美”、“近真”、“溢恶”三个阶段。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提出的观点，具有开创意义。第二，取社会政治视角。既有以阶级立场评判之，对其进行全盘否定的，如北京大学的《中国小说史稿》；也有一分为二，实事求是评价其得失的，如刘大杰认为狭邪小说“文格不高，并时杂秽语，有害人心；但通过这些作品，也可看出当时城市有产者腐朽的生活状态和妓女艺人们的悲苦命运”^③。第三，回到文学本体，从小说发展史和特定时代背景的角度，肯定其内容的开拓和文本的价值。前者表现为狭邪小说“撤去婚姻、家庭生活框架和以婚姻、家庭生活为惟一目的的爱情指向的限制，赋予男女主人公以更为自由、随意的交往和活动空间”^④。后者表现为对封建末世文人思想矛盾的反映：

言妓小说生当天崩地坼的封建末世，它一方面不忘道德救世、整饬风俗的责任，另一方面则要宣泄人生失意的牢愁，夸示狎妓纵酒的风流。道德感、末路惆怅和享乐情绪交织在

① 栖霞居士：《〈花月痕〉题词》。闻妙香室主人为《柁机萃编》题词时也注意到了主人公“挂冠时犹是中年”的问题。

② 卧云轩老人：《〈品花宝鉴〉题词》。

③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1页。

④ 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五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29页。

言妓小说中,使它在以巨大热情编织婚姻、家庭生活之外情爱理想的同时,并不掩饰情意绵绵的人欲躁动,在对青楼风尘、狭邪游人性爱追逐的描写中,又保持着不涉淫褻的优雅风度。^①

此外,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谢庆立的《中国近现代通俗社会言情小说史》均给狭邪小说几章或一章的篇幅,所论也有突破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学者对狭邪小说虽然论述不多,观点却颇为独特。法国学者琼·杜瓦尔专文论述《九尾龟》不是“色情文学”,而是“暴露小说”,并认为它对“情”的描写“预示了二十世纪十年代的虚构小说,即写情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问世”^②。王德威则从整体上认定狭邪小说“最能凸显一代中国文人与未来对话的野心”,对其“在开拓中国情欲主体想象上”的影响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③

综观一百多年的评价史,既有全盘否定的偏激,也有实事求是的剖析,还有学者认为其中蕴含着“被压抑的现代性”。令人遗憾的是纳入研究视野的仅是三四部文本,范伯群与谢庆立涉及文本最多,也仅七部。相对于四十多部长篇来讲,仅选几部代表作论述其流派特征,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 21 世纪的文化环境中,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晚清狭邪小说?本书通过对此流派形成原因、文本

① 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五卷,华艺出版社,第 240 页。

② 琼·杜瓦尔:《〈九尾龟〉是色情文学还是“暴露小说”》,见王继权、周裕芳选编:《台湾·香港·海外学者论中国近代小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38 页。

③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文收《想象中国的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后简称三联书店),1998 年版。

内蕴、人物形象、休闲特征、现代意蕴、原型和叙事特征的剖析,希望借此研究能澄清以下问题:

第一,晚清狭邪小说作为小说流派,其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它是一种面貌,还是前、后期各有特色?

第二,除了已受关注的社会内蕴外,狭邪小说的情感内蕴在文本中是否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第三,名士名妓的存在状态和主体意识对确定此派小说的性质有无价值?有些名士为什么在狭邪小说中扮演拯救者角色?是对传统道德的留恋,还是济世救人的侠义情怀使然?

第四,狭邪小说中名士名妓的交往仅仅是传统文人的风流延续,还是近代都市有产阶级的休闲生活?若是后者,它凸现出怎样的现代意蕴?

第五,原型的引入如何制约了叙事模式?它反映出的文化内蕴是否凸现出传统文化在文本中的顽强存在?

第六,晚清狭邪小说的叙事特征是否具有兼融中西的特点?其成败得失可否为新文学提供叙事方面的借鉴?

最后,晚清狭邪小说对民初“倡门小说”以及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尽量给晚清狭邪小说以客观的评价,为近代小说流派的研究和晚清狭邪小说的历史定位提供有价值的思考成果。

由于研究对象是以描写个人精神追求和休闲生活为主,而非以表现社会思潮为主的小说流派,因此本书采用以人为本的策略,即把握住作为文本行为主体的名士名妓,分析其存在状态、主体意识、情感特征、分化组合等,由此展开对文本的阐释。在澄清这些问题之后,再总括其休闲特色、现代意蕴、原型沿革与叙事特征。这样,行文时便以文本分析为主,史实证明和理论阐释为辅,尽量做到持论的客观、公正,减少主观色彩。愿望如此,不知效果如何,因此,我期待着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评价与指正。

第一章

晚清狭邪小说的渊源和发展轨迹

晚清狭邪小说指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期形成的小说流派,它以妓院梨园为主要表现空间,以名士名妓、优伶鸨仆为主要表现对象,其文体形式多为长篇章回体。自 1848 年第一部狭邪小说《风月梦》刊行至晚清末年的六十多年间,狭邪小说共刊印有四十多部长篇。^① 其作者始为游幕文人,创作狭邪小说是其“块然硿礲于胸中而无以自消”之际的消遣行为;^②后来随着近代媒体的兴起而出现的报刊作家成为狭邪小说创作的中坚,其文本便增添了暴露成分和现实色彩。这些小说中成就突出、影响较大的有十几部,本文便以它们为研究对象。由于文本的相互传承和作家的相互交流,晚清狭邪小说具备了小说流派的基本特征(言其相互传承,是指后来者有意借鉴已刊行的狭邪小说。既表现为作者对已有文本的熟悉,如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中提到《品花宝鉴》,邹弢更让《青楼梦》成为名妓苏韵兰的案头书[《海上尘天影》第五十章];也表现为作者有意避开现有文本制约、力图另辟蹊径:“那《海上花列传》、《繁华梦》两部书,把这些嫖客、馆人、鸨妇、大姐的情态,都已描写无遗。作书的要脱却他的窠臼,跳出他的范围,别标新义,

① 参阅谢庆立:《中国近现代通俗社会言情小说史》,群众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 页。

② 陈森:《品花宝鉴序》,原署“石函氏书”。

独树一帜”[《梼杌萃编》第十八回]。言其相互交流,既指作家创作时的交流,如孙玉声和韩邦庆应试后同船南归,船上商讨《海上花列传》和《海上繁华梦》的语言、书名等问题[孙玉声《退醒庐笔记》];也指吴趸人、李伯元、邹弢、孙玉声、韩邦庆等就职报界的作家在共同的文化场中,有着生活中相互切磋和借媒体相互交流的机会)。作为流派,它既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本体渊源,也有独特的发展轨迹;它在清末已衰微,但其影响仍存,于民初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倡门小说”和部分现代作家的创作中,依然可见其或显或隐的影响。本章主要探讨其独特的渊源、成因和发展轨迹。

第一节 晚清狭邪小说的文化渊源

若依时间的连续性和文化传承的普泛规律而言,影响晚清狭邪小说的文化资源应是宋明理学或道家后学。但是,文学创作有它自身的特点,创作主体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并不总是与时代主潮吻合。尤其是那些饱读古籍的名士,独立思考的能力越强,直趋元典的倾向越明显。同时,“春秋战国所面临的礼乐崩坏的情况,也与19世纪以后中国所面临的环境有些相似之处”^①。时代氛围的相似与直趋元典的心理相契合,使晚清狭邪小说更多地吸取了道家与儒家元典文化的营养。因此,作者对其文化渊源的论述将依据道家与儒家经典的本初意义,而非后世释经者的附会。对晚清狭邪小说影响最大的是道家思想。道家以老庄学说为基础,老子学说形成的“春秋后半期,世袭贵族制逐渐破坏,多数小国被大国吞并,这些小国的贵

① 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后简称“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页。

族，一部分降为皂隶，大部分变为大国的庶民，取得自由民的身份；再加上原有的自由农民及小生产者，以及从农奴解放出来的一部分自耕农，这个自由民阶层逐渐扩大，成为社会上一个相当大的力量。由于小生产者的经济特点，使他们‘不敢为天下先’，他们贵柔，怕冒险，怕冒尖，不与人争强斗胜”^①。社会地位下降带来的失落感、人生定位的转移引起的内敛性格恰好与过渡时代的名士们相同。他们虽然生存时空相隔千载，精神内质却是相通的，因此，名士们选择道家思想作为人生指南也就不足为怪。

道家思想对狭邪小说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平等宽容、自然旷达、独立不群的精神内蕴。《老子》九章强调：“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对待事物应谦虚宽容，切忌骄傲自大，这和十章强调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生而不有），推动了万物而不自以为尽了力（为而不恃），作万物的首长而不对它们宰制（长而不宰）是一致的，反对居高临下，提倡平等宽容。同时，老子还提倡自然旷达、知足常乐。功成身退才合自然之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②。以顺应自然的旷达态度去应付一切，导致狭邪小说中的名士们大多能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妓女和相公。无论是逃离家庭的拘谨，还是超越官场的禁制，皆凸显出名士们已厌烦了曾经拥有的等级秩序，更向往平等无拘的自由状态。应该承认，此内蕴对狭邪小说中人物的处世哲学和价值立场皆有决定性影响。凡激流勇退认清现实者，均能保住平静的心态和休闲的生活，任天然、韩秋鹤、金挹香、章秋谷、祝伯青等皆如此；而留恋官场、贪心不足者如贾端甫、范星圃之流则身败名裂不得善终。影响所及，连小说中的名妓也能出口吟《庄子》，谈论轻生死：“公子未曾读《庄子》乎？庄子云：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富者积财不得用，

① 任继愈：《老子新译·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② 《老子》三十七章，任继愈：《老子新译》，同上，第139页。

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寿者惛惛，久忧不死，形累之也。为形莫如弃世，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又云：并事则形不劳，道生则精不亏，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若不想出一个全神的法儿，真是与草木同腐了。”所以湘娥抱定“我做我事，我快我的心，流芳遗臭，各有千秋”^①的观点行事。这种以我为主顺应自然、不随波逐流的价值观，正是道家所提倡的精神内涵。

《老子》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具有独立自主的内蕴，又处于寂寞不群的状态，因此凡得道者，于人间观之往往为独立不羁、知音难觅者。他们常远离尘嚣，抛却人间功名，在名山胜水结庐归隐。行为上的卓尔不群使其思维独具特色，发之议论则能道他人所未道，以超然态度议论人生之进退得失。它影响到名士们的人格观，以“不争”为基点，为做到“不争”，应“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②。不自我表彰，不自以为是，不自我夸耀，不自高自大，才能进入“不争”之境；进入此境，即可养成超然物外、宠辱不惊的人格。在道家构筑的四维关系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最终的动力源泉在于自然。因此，保有“不争”人格的得道者固然隐于山崖林壑，学道者或伪道者也趋之若鹜，仿佛谈几句老庄，吟两首陶诗，便真如老庄那样超脱旷达了，或者有了“久在樊笼里，始得返自然”一样的心

① 邹弢：《海上尘天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② 《老子》二十五章，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③ 《老子》第二十二章，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情；结果使狭邪小说文本中或隐或显地浮动着一股隐逸之气，士子灵魂中已纠结着一种遗世独立的情绪——言谈间向往归隐虽有标榜的嫌疑，行动上隐居名山则成为不少名士名妓的归宿。

其次，道家思想对名士存在观、人生观的建构有影响。《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楚威王听说庄周有才干，便派使者，带了贵重的礼物聘他为相，庄子不就，理由是“无污我”，“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在功利追求与精神自由之间，庄子毅然选择了个人的精神自由。正如《逍遥游》中所云，真正的自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这种超越天地阻隔、顺应自然之变乃至无穷之境的自由，是一般人不易达到的。一般人所以不自由，在庄子看来是因为他们“有己”，过多考虑自我必然会阻碍精神的自由，使人的思维阻滞于尘世而难抵澄清明达之境。庄子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①真正的圣人，他不在意自我的存在（无己），自然也不会有世人所认可的积极的建树（无功）；但他不顾忌别人的毁誉（无名），因而精神上是自由的。依此形成的人生观则多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型的；对待生死也能超然。表现在文本中，便出现一大批认同“大知闲闲，小知间间”^②，信奉“圣人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③的休闲者。

最后，道家思想对狭邪小说的人物架构、情节设置、叙事方式等也有影响。《老子》四十一章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将士分为三类并概括出其特点，对中国古代小说描写士子生活皆有启发，尤其是中士品格成为狭邪小说表现的重点。与此相对应，狭邪小说中的男性大

① 《庄子·逍遥游》，《庄子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②③ 《庄子·齐物论》，《庄子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第36页。

多可依其品格分为上中下三类,可见其潜在影响。有的文本如《海上尘天影》等,还出现名士名妓围绕老庄之学辩难,并依此呼应各自性格内蕴的情节结构。同时,道家所提倡的修行方式——进山寻道则成为狭邪小说中凡人升仙的叙事原型;后世道家传说中的仙人思凡故事也成为狭邪小说的原型模式。与此有关的内蕴是道家的现世观,升仙是享尽人间富贵后的终极目标,思凡则是对人间现世生活的向往。《庄子·盗跖》云:“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驎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①生存与时间关系的感悟和对现世享乐的肯定使庄子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凸显个体生命存在的人。曹聚仁先生认为,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研究“人死后如何”的问题,独有中国民族的宗教——道教关注“人如何不死”。庄子采取审美超越的方式解答死亡问题,更显出他的独创性。庄子的相对主义抹去物我、生死、是非的界限,通过“心斋”、“坐忘”的方式,以看似无情体验有情,以超脱、冷酷的外表掩盖对于生命的眷恋和爱护,达到“我与物合二为一”的境界。^②道家的这一内蕴对名士现世观的形成有影响,进而潜在制约着狭邪小说叙事焦点集中于“现在”,人物的“过去”“未来”往往成为叙事盲区。

强调道家思想对狭邪小说的影响,并不能成为我们忽视儒家影响的借口。事实上名士名妓,在其所受教育的过程中,儒家都占有重要地位。《说文解字》云:“儒,柔也,术士之称。”^③可知“儒”本为一种职业,在春秋时期指一批给富贵人家相礼的人。孔子就

① 《庄子·盗跖》,《庄子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9页。

② 请参阅邱春林:《文学与时间》,《文艺研究》,1997年第5期。

③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2页。